

■名家茶座

■灯下漫笔

## 两份珍贵的精神遗产

□唐汇寅

□凡 夫

朱伯庐出生于明末，其父抵御清军时以身殉国。几度被人推荐出任新朝，他不忘杀父之仇，坚辞不去，甘居草野，著书立说，耕读传家。他著述的《朱子家训》影响尤为深远。

此前有一本《钱氏家训》，流传甚广，作者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王钱镠。钱镠在位40年，坚持以民为本，广罗贤士，兴修水利，发展农桑，深受百姓拥戴。为传承光大遗志，也为了子孙后代的兴旺发达，他特地撰述了这份家训。

两份家训的作者一个是帝王高居庙堂，一个是平民隐居草莽，由于所处位置不同，《钱氏家训》的格局更为高大，气势更恢宏。身为前朝遗民，朱伯庐有心杀贼无力回天，只能立足于“修身齐家”，洁身自好。《朱子家训》中的“读书志在圣贤，非徒科第。为官心存君国，岂计身家”，就流露了不愿归附伪朝的愤懑，和对故国的深切眷恋。不过，他还是要求子孙奉公守法，以求安逸：国课早完，即囊囊无余，自得其乐。

同是儒家的传人，《朱子家

训》的“修身齐家”理念，与《钱氏家训》如出一辙，有些条文就是后者的翻版。如“宗祖虽远，祭祀不可不诚；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”，便脱胎于后者的“祖宗虽远，祭祀宜诚；子孙虽愚，诗书须读。”“嫁女择佳婿，勿索重聘；娶媳求淑女，勿计厚奁”，与“娶媳求淑女，勿计奁奩；嫁女择佳婿，勿慕富贵”雷同。“见穷苦乡邻，须多温恤”“勿恃势力，而凌逼孤寡”等，均是后者“惠普乡邻；恤寡矜孤，敬老怀幼”之类的翻新。

《朱子家训》专论“修身”“齐家”，阐述更为具体、细化。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……关门锁户，必亲自检点……饮食约而精，园蔬逾珍馐。勿营华屋，勿谋良田”等等，都宛如行动指令，俨然实施细则。

《钱氏家训》则从大处着眼，提纲挈领，比较原则。“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，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。曾子之三省勿忘，程子之四箴宜佩”；“欲造优美之家庭，须立良好之规则”，都是纲领性的准则。钱镠端坐王位，要求后人 also 高出一筹。他尤重读书明道：“读经传则根底深，看史鉴

则议论伟。能文章则称述多，蓄道德则福报厚。”还制定了“置义塾与公田”的具体措施，以确保钱氏书香门第，世代薪火相传。

此外，他在“治国平天下”方面花了很多笔墨。他要求后世子孙愤报社会，助人为乐：救灾周急，排难解纷。修桥路以利人行，造河船以济众渡。兴启蒙之义塾，设积谷之社仓。私见尽要铲除，公益概行提倡。

他对治国理政的论述，仍然符合当今以民为本、依法治国、选贤任能、集思广益、科教兴国、和平邦交的理念：执法如山，守身如玉。爱民如子，去蠹如仇。严以驭役，宽以恤民。官肯著意一分，民受十分之惠。上能吃苦一点，民沾万点之恩。……大智兴邦，不过集众思；大愚误国，只为好自用。聪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让。勇力振世，守之以法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谦……务本节用则国富，进贤使能则国强。兴学育才则国盛，交邻有道则国安。

总之，朱伯庐穷则独善其身，其家训重在儒家的“内圣”。他毕生研究程朱理学，书中难免有一些封建糟粕，如“听妇言，乖骨肉，

岂是丈夫”之类。但只要剔除糟粕，《朱子家训》仍是引导人们修身养性、营建家庭的喻世明言。

《钱氏家训》在“内圣”之外，还要“外王”——达则兼济天下。“利在一身勿谋也，利在天下者必谋之。利在一时固谋也，利在万世者更谋之。”吴越王国位居江浙，虽然地盘不大，却是中华富庶之地。钱镠体恤民众，不图个人名位，始终友好睦邻，坚持不称帝，避免了树大招风的战乱。他临终时嘱咐：“凡中国之君，虽易异姓，宜善事之。要度德量力，而识时务，如遇真君主，宜速归附，圣人云顺天者存。”还再三告诫“民为贵、社稷次之。免动干戈。”赵宋王朝一统华夏，南方九国均以武力征服，唯有钱镠的孙子钱弘俶遵从祖训，主动纳土归宋。吴越由此免受生灵涂炭，钱氏家族也得以保全宗脉，并开枝散叶，成了千年望族。

至今，钱氏子孙名人辈出，当代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100多位，遍布于世界50多个国家，横跨各界各领域。毫无疑问，这里有《钱氏家训》的一份功劳。



河边养鸡

程传琮 摄

■并非闲话

## 恰到好处的赞美

□崔鹤同

成功。

这方面自己也深有体会。自己喜爱舞文弄墨。倘若出了一本书，或发表了一篇“志得意满”的文章，当然希望得到家人、同事或文友的称赞。就像每年高考季，对亲友或熟人的孩子考上大学应该及时给予赞美或祝贺。这是人之常情，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一环。

赞美应恰当其时。就像及时雨，“好雨知时节”。过了赞美的最佳时间，就如同炒冷饭，胃口大减。就像朋友圈，应该点赞的时候及时点赞，隔天或过了很长时间再点赞，显得不热情，好像缺乏诚意，甚至弄巧成拙，惹起主心生怨怼，反不如不点赞。

赞美应恰得其所。要在适当的场合，赞美有时要有所忌讳。譬如，不要在丧偶的人面前夸赞别人的爱人，不要在落榜生或落榜生的家长面前夸赞某某某考上什么大

学，不要在两个有过节的人面前夸赞另一方等等。否则，容易引起伤感，产生不快，甚至“节外生枝”，产生意想不到的矛盾。

赞美要恰到好处。赞美要用肯定的语言，要具体、准确、生动，说到人家的“心坎里”。赞美的话要拿捏好分寸，“宽严”有度，真诚自然。赞美也尽可能避免陈词滥调，另辟蹊径，一张庆祝的小字条、一个拥抱或者一个信任的眼神，都会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。

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赞美别人的同时，得到了别人的好感，别人也会心，存感激。这也是为人处世，当个“交际达人”的不二法门。

演讲结束，掌声响起来！英雄凯旋，列队欢迎，红旗招展，送上一捧捧鲜花！恰到好处的赞美，世界将变得愈加光辉灿烂，五彩缤纷。

## 父亲的口琴

□张桂辉

父亲生前喜欢口琴，借以抚慰精神，提振信心。

1910年，父亲张湧良出生在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，位于沪、浙交界处的上海浦南重镇——朱泾。青年时代，当过药铺学徒；1947年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在一次战斗中，不幸负伤，成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。1952年，从华东荣军学校校部“保管员”（排级干部）岗位上复员时，为了遵守“婚约”，主动放弃回上海安置工作，毅然来到我母亲的家乡当农民。有好心人说，“老张真傻，放着大上海不回，偏要到穷乡下来。”父亲却不知后悔、不改初衷。

我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。考上初中后，住进离家20里的学校；参军入伍后，除了探亲很少回到父母身边。父亲，虽无超凡之处，却有特殊荣。在我珍藏的那本印制于1953年、早已发黄破损的《福建省烈属、军属、革命残废军人、复员军人模范及拥军优属模范代表会议代表模范事迹汇编》第73页，有父亲的事迹介绍：“张湧良，男，四十三岁，在部队期间，先后立过一等功二次，三等功四次，并在工作上、学习上，都受过上级的表扬与奖励。复员回乡后，不居功，不骄傲……”奇怪的是，父亲好像全然忘了这些，一边积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，多赚点工分；一边无怨无悔消耗着自己的羸弱躯体，续写着平凡。生活再苦，从不拿功劳当“资本”，或向政府开口，或向组织伸手，硬是挺直了腰杆，顽强地支撑着那个穷的叮当响的家，直到他的生命画上句号。

1993年初春的一天上午，父亲从村里乘坐手扶拖拉机前往镇上。途中，发生交通事故，不幸摔下拖拉机，在镇卫生院救治几天，医生没能“妙手回春”，他匆忙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，长眠在闽北一座无名的山头上。

父亲生前，有两大爱好。一是爱骑自行车，二是爱吹口琴。一把复员时从部队带回的24格口琴，是他的精神伴侣。父亲爱口琴，如同爱钢枪——每次吹过，都要认真擦拭一番，而后用手帕包裹好、藏放好，不下次再吹，轻易不拿出来。有时还用螺丝刀，小心翼翼把口琴拆开，用温水浸泡一阵子后取出来，涂上些许牙膏，用牙刷轻刷各个部件，而后再打水清洗干净，待其晾干，重新装好，包裹起来。

在家徒四壁、一穷二白的生活背景下，不说谱架，就连歌本也没有，父亲凭借记忆，能吹不少曲子。我印记最深，他吹得最多的，是《南泥湾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以及电影白毛女插曲《北风吹》等。吹奏时，只见他双手托着口琴，分工协作，密切配合，一边做不匀速移动，一边有节奏的轻拍，口动，手动，头也动。美妙的口琴声，回荡在干打垒的破屋内。不说余音绕梁，却也余味无穷。

不论寒冬腊月，抑或盛夏酷暑，只要父亲的口琴响起，就会驱散困扰我们的苦难阴霾，滋润全家老少干涸的心田。有时，邻居也会前来欣赏，父亲便拿上一只搪瓷茶缸，双手把茶缸夹在口琴底部吹奏，欢快且有节奏的乐曲骤然响起。口琴的声音，汇聚在茶缸中，而后反射出来，浑厚有力，别有韵味。那时年少，不明就里，不知其妙，只觉得好玩。现在想来，那茶缸大概可以起到“音箱”的作用。

时光荏苒。30年间，每每凝望着书房中父母的合影，银须齐胸的父亲，身穿黑色棉袄、头戴棕色绒帽、面带慈祥微笑，仿佛他还活着一般。有时，思之心切，就从书桌的抽屉里，拿出那把红布包裹、木格铜皮、表面“国光”二字已然磨得若隐若现的口琴，看一看，摸一摸，仿佛又听到父亲那悦耳的琴声……